



10678

未軒公文集卷之十

江西提學僉事翰林院編修黃黃神昭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節校

祭文

祭丘閣老文

嗚呼人之生也文才德業多得其偏天之於人也富貴壽考亦不能使之兼全嗟惟先生氣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邁而輔以學術之精專故其文章之純雅如鈞天廣樂之奏才器之宏肆如汪汪萬頃之川早魁名於虎榜人皆快觀麟鳳繼列宦於翰苑人又喜其

大軒公文集卷

卷之十

一

七

論思啓沃不愧乎古之名賢著書以闡治平既有以示九重之鑑評史而定得失又足以成一家之言卜載成均允矣斯文之宗主三年黃閣巍乎百職之具瞻壽踰古稀位列台躔是則先生於文才德業固云備矣而天之於先生富貴壽考亦罔不兼焉所可惜者翱翔館閣三十餘載迨登樞軸已及暮年悵設施之未究遽一疾而登仙然而可沒者身其不可沒者勳業之流傳可埋者骨其不可埋者聞譽之昭宣世之無賢不肖讀其文誦其詩莫不想見其人而願爲之執鞭况其等或辱知愛或遊門牆念幽明之永訣

感中心之悄悄今夕何夕旅櫬南旋扁舟躔泊南浦
之壤陳毅之薄秉心之虔酌一觴而揮涕安得復起
先生於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應魁修撰文

嗚呼數十年來士風名節寢以不振而應魁一出特
立獨行挺然而不顧使夫忠蓋之操進退之義曉然
於天下由是君子有所慕效而益力小人有所忌憚
而不肆則應魁之出其於世道豈小補耶若夫學問
之宏深文辭之雄偉掄魁蘭省擢冠大廷特其餘事
耳而應魁之所以見重於天下者寧止是耶夫何年
甫及艾一疾不起自是而後爲善者於何所望而興
爲惡者於何所懼而止則吾黨之所以爲應魁慟者
詎直同年之好女朋之誼而已耶日月逾邁倏已及
期而公私靡繫弗克徃吊束芻奠侑以化辭冥漠
之中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提學孔時文

嗚呼宋君何遽止於此耶環觀一世士大夫德性之
溫純學問之該洽世務之精練有如君者指豈容多
屈耶方今宇內多故使君得大用于時而發其所蘊
則其嘉謀嘉猷必將有以補袞職之闕分宵旰之憂

而今之所施者僅止於一方之學政耳則予之所以悲君者豈獨婚姻之好交遊之誼而已且君平日之所以自期者甚遠故考亭之淵源有錄鄉郡之人物有紀蓋將以示典刑淑後進厚風俗也今皆未覩其成而遽已矣則予之所以悲君者又豈獨壽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才而已耶南海之涯昇櫬而歸俯仰天地呼君不返蓋不獨予懷之悲使君有知亦豈能不自悲也耶撫棺一奠哭以茲文一則悼善人之云亡爲國家惜一則悼斯文之不幸爲鄉邦惜然此實士大夫之公言夫豈出於予一人之私也耶嗚呼哀哉

尚饗

祭姻友林蘭谷貳守暨宜人劉氏合葬

吁嗟乎君有不可及之才而未究其用有不可遏之氣而不永其年蓋其所有餘者係於已而其所不足者出於天也惟予與君志同道合義業同師傳君之於予恒輔以善而救其偏平生知己其孰與有旣而掇科筮仕迭相後先江雲渭樹彼此懸懸及予養疴退處林泉君亦倦遊懸車歸田情深義厚復締姻媿如葛籬纏固如膠漆投堅方相資以求寡過胡一疾遽隔九原悠悠蒼天曷爲其然然而惠民懷其德士論

稱其賢俯仰天地復奚憾焉獨予孤立無朋孰繩其
愆予所以哀君之深而思君之切者又豈徒在於雲
月之追逐詩酒之盤旋也耶君之賢配韶儀淑德人
無間言後君一紀亦復登仙茲辰雙璧同窆新阡薄
奠卮酒侑以茲篇一則感君姻誼之篤一則敘君友
道之全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太守文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毫釐忒斯理之常然於其間
氣數不齊善惡之報始或乖睽顏天陌壽職此之由
天且弗勝於人奚尤於惟陳公士林翹楚氣稟端清

本朝公文集卷上

卷上

四

學行淳古早捷鄉闈遂登甲第列官侍從掌國之計
潔白之操超卓之才推擇賢守 帝曰汝諧五馬分
符前邦是蒞民有父母國有循吏昔公未至民寒以
饑公至三載飽食煖衣昔公未至官怠以弛公至三
載政平訟理昊天不惠降此大難不長其年飛不盡
翰迹公之行何負於天我儀圖之氣數則然凡莆之
民哀公不已如彼赤子失其怙恃矧在吾徒斯文辱
愛感念平昔能不感慨蜀山我我蜀水漪漪念公求
歸無復來期式展哀誠式陳牢醴哭告此辭靈其歆
止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汝亨文

嗚呼吾祖吾父一德相承式克似之復有吾兄吾兄之德既遂而道謂嗇其躬其後必達惟汝之生賦質不凡文章器識燁乎可觀既冠鄉闈遂登進士奉使嶺南聲譽日起尋拜行人列于朝紳勤學勸行有志立身人謂其進駸駸未已天報吾兄其將在此海外之國請命王庭選使用封汝副以行萬里風濤人爲汝慮汝曰君命曷怵曷懼便道還莆以省慈親因爲予言終鮮弟昆叔父之子倫誼實篤萬里相依茲其可托予曰嘻哉汝猶吾子吾兒於汝手足是似弟

朱軒公文集卷一

五

之從兄惟義之宜義之所在天必祐之孰謂奇禍一朝而作兄弟相隨俱登鬼錄兄以奉職構此禍胎弟爲從兄而速凶災仁者有後竟喪其應作善降祥亦豈足信仰號於天而天蒼蒼俯求於理而理茫茫計聞當宁渙頒哀制贈汝一官錫汝以祭仍陰爾予教育成均汝可無憾修短奚論惟母之慈幡幡垂白所天早喪汝復求訣雖有二孫尚在幼冲孰慰憂悒孰撫痠痾予亦望汝振我衰靡汝不我顧併及吾子孤嫠孳孳不免寒饑眼中之人誰復吾思諒汝於此尚有遺憾死而有知日豈能瞑汝計始聞吾心猶疑几

筵雖設尚冀汝歸日月不居大祥已屆音耗寥寥
復可待瀝酒告哀五內如焚幽明異路聞乎不聞
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子體純文

嗚呼吾父祖積德累世吾兄弟雖幸取科目官禁
而吾兄得官甫踰年以卒吾復受性迂僻與世鑿枘
竟奇蹇而無所成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蓋亦靳大
且吾兄身後僅存一子吾雖有四子惟汝長成諸
皆幼弱吾之所恃以植立門戶者汝兄弟二人而已
曩見汝兄魁鄉闈第進士而文行卓卓有足稱者汝

亦讀書習舉子業駸駸有就緒而爲人復純明端謹
不墜吾家法吾意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將在於斯
也歲在辛丑汝兄奉使海外便道還家省母因謂吾
曰某茲行天涯萬里不可無骨肉以相依竊計至親
之中惟二姊婿可托然於屬爲長不敢以相勞也其
他或挈一人偕往則畜緣觀望者相隨屬而至辱身
喪名莫大於此蓋熟思之平日敦倫誼篤友恭緩急
可倚賴者莫有踰於吾弟而知學問識義理慎重可
委任者亦莫有踰於吾弟今茲之行實惟吾弟是賴
吾聞其言而悲之雖竊以風濤不測之險爲虞而情

誼有不可辭者汝亦克念天顯惟命是從無難色也
嗚乎孰謂汝兄以奉職而召殃汝以愛兄而速禍乎
癸卯之秋汝兄弟凶信漸聞人皆爲吾懼吾則以爲
吾父祖積德既厚汝兄弟又克肖之未嘗有獲戾於
天天於吾家不宜殃慶之逆置如此于時四方慰問
之書親友寬諭之言亦皆謂 朝廷威命海岳所當
效靈德門流慶神明所宜默佑其理蓋不宜有此且
稽諸卜筮而卜筮無咎言詢諸鬼神而鬼神無禍徵
吾心殊不以爲然也旣而道路傳漸以爲真吾乃
托方氏表弟攜一僕入廣詢問的信不意同舟之人

漂泊而歸者皆謂舟抵羊嶼北颶風大作遂漂蕩以
沒汝兄弟蓋不復存矣嗚呼其果然耶其傳之未真
耶以爲果然也則吾父祖積德之厚而爽其應乎汝
兄弟宜世其業而竟弗克蒙其祐乎卜筮之繇豈皆
無所徵乎鬼神之理豈盡不足信乎蓋未可以爲然
也以爲傳之未真也則同舟之人親遭其禍豈其言
皆妄耶嗚呼其果然矣吾父祖積德而爽其應矣汝
兄弟宜世其業而弗克蒙其祐矣謂卜筮以明吉凶
今皆無所徵矣謂鬼神前知禍福今皆不可信矣豈
吾之不德而貽禍於汝耶抑吾門戶將衰而天故遏

爾躬如所謂傾者覆之耶不然則係於國家之大
數汝兄弟適逢其會耶嗚呼人孰無死汝兄弟之死
何其酷烈如此蒼天蒼天蜀其有極自今以往孰與
服勞順志以成吾家乎孰與繼承先業以大吾門乎
又孰與撫教諸幼弱以逭吾身後之憂乎吾之所望
於後來者孤矣其於人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倘天
未終覆吾家假以數年之期教育汝弟及汝兄弟之
子幸一有成俾諸幼弱皆有所托則吾亦將從汝而
死矣嗚呼汝之生也吾不能貽汝以安汝之死也吾
不能收汝以葬患難不得以相依顛覆不得以相恤

吾上悖天倫下乖人道以至於此吾懷之悲曷月而
止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之卒在癸卯正月六日
吾始聞的信則在甲辰正月十有四日既已爲位而
哭矣繼而傳者又謂其初風起倉卒人在舟上者悉
被漂溺後風止浪息舟得不沒二使臣與其從行者
皆在舟中尚無恙也但滄溟無端莫知底止耳家人
信其言遂以汝爲未死雖吾亦未忍遽以汝爲死也
日月逾邁條已兩期音信杳然蓋已無復可望矣是
用酌汝一觴以寫我哀并作新主使汝有所憑依以
附食於爾祖東鹿知縣府君之廟汝若有靈尚其歆

斯鳴呼哀哉尚饗

朱軒公文集卷之十

祭文

朱軒公文集卷之十



朱軒公文集卷之十一

江西提學僉事翰林院編修蕭巽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人大庾劉 節 校

雜著

讀周易

千載之下欲求聖人之言於千古之上此可以理求而不可以辭泥也夫載籍之中闕文誤字者多矣求諸理則可以通其所不通泥其辭而於所不通者欲強通之亦何以得其義之所在耶易未濟之六三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程子傳之云三以陰柔不中正

朱軒公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其言固不爲無理吾竊意其終費辭說也朱子疑其有闕文當爲不利涉大川可謂深得周公之意矣蓋周公之意謂三居險之極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險故征則凶而不利涉大川也若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則文義有相背者矣或曰他書火於秦故多闕誤易以卜筮得免而亦言有闕誤何也曰繫辭論乾坤爲易之明朱子於章內固言其有闕文疑字矣然則以易爲未經秦火

而無闕誤者不亦固哉

讀尚書

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夫五經莫古於書所以紀唐虞三代致治之道也然其間已不能無升降焉亦可以觀世變矣或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二典三謨唐虞之書也宜其最古矣然觀其文平易明白反不若商周多詰曲聱牙者何耶曰不然唐虞之世氣運方隆以堯舜爲君以禹臯陶稷契爲臣相與都兪吁咈於廟堂之上者渾然泰和之治攷典謨之文明白正大萬世不能及也降及夏商

宋軒文集卷二 雜著

二

周氣運已不及唐虞之隆而其所以致治者視唐虞亦不能無異也故其發於誓命訓誥者雖皆一時賢聖之君所述然其語至有詰曲聱牙而不可解者亦文之變也及夫周室東遷氣運陵遲極矣故文侯之命蒞爾不振費誓秦誓亦猶黍離降爲國風矣其文章何如耶吾故曰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或曰若是則平易者果爲書之最古而詰曲聱牙者反有所不逮歟曰孔子講道於洙泗其與群弟子相答問者皆平易明白至其論文章亦惟曰辭達而已矣然則書之最古者果在於彼耶在於

此耶

讀毛詩

自武王有天下詩之作於周者皆謂之雅及平王東遷詩之作於周者則降而爲風果其詩之自降耶抑夫子刪詩而降之耶謂其自降則平王雖東遷而天子之名猶在其詩固不得謂之風謂夫子降之則夫子修春秋常以尊周爲義今而刪詩乃降之使下同於列國不亦自相矛盾耶噫是亦足以驗世道之升降矣周之世道莫升於武王有天下之後莫降於平王東遷之時世道有升降則詩隨之而爲升降者理

未軒文集卷十一 雅著

也亦勢也是故周之盛時成王爲天子周公相之朝廷制作大備故其詩之見於小雅者則爲燕饗之樂其見於大雅者則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或懽忻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藹然雍熙泰和之氣象焉及周之衰平王東遷朝廷已無制作其詩之見於國中者不過閔宗周之顛覆傷行役之勞苦述其亂離之憂淫奔之情甚至忘申侯殺父之讎反爲之戍守致民之怨而形於詩焉果有如小雅之懽忻和悅者歟果有如大雅之恭敬齋莊者歟其詩既無二雅之事則亦民俗歌謠之詞與

列國等耳夫子蓋亦因其詩之自降是以從而降之也雖然平王之詩與二雅之正者固大有間矣然尚爲天子之詩以之而附於變雅可也何一降而遂爲風耶蓋雅之變者其政事雖不及於正雅而其聲則有合焉若平王之詩其體固列國之風也夫子亦安得而私之哉

讀春秋

春秋之書惟因當時行事之實而紀載之付是非善惡之公論於後世初未嘗有意褒貶於其間而褒貶自著說者往往以一言一字而求聖人之微意則鑿

未軒公文集卷十一 雜

矣秦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春秋書之曰秦人伐晉

晉襄公報王官之役春秋書之曰晉侯伐秦說者云

晉人三敗秦師穆公報之乃常情耳聖人則貶而稱

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

報之於常情過矣聖人不譏而稱爵蓋以常情待晉

襄而以王事責秦穆耳吾恐聖人褒貶不如是之委

曲遷就也夫天下之至嚴莫如春秋所以定是非善

惡以垂法於萬世者也使聖人果以常情待晉襄則

必當書人以著其過果以王事責秦穆則必當書爵

而明示其所責之實然後明白正大而可以垂萬世

之法也。若以晉襄爲不足責，而書爵秦穆，則責以王事而書人，則聖人於春秋褒而稱爵，貶而稱人者多矣。其與是果何所別乎？晉襄又嘗伐衛，春秋亦書爵，及衛成公伐晉，春秋亦書人，其書法蓋不異也。說者乃謂襄公克纘，文公之業，首能威服諸侯，書爵貴之也。伯主聲罪，致討成公，不自反其罪，乃稱兵報伐，書人罪之也。夫書法一也，而褒貶之不同如此，安在其爲天下之至嚴也？竊恐其不足示法而適以滋人之惑矣。果聖人意耶？難者曰：然則何爲或書爵或書人？耶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魯之春秋，一也。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是推之，則其所以或書爵或書人者，未必非魯史之舊文也。難者又曰：聖人旣未嘗有所褒貶，則何以定是非善惡，以垂法耶？曰：聖人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善惡，自不能掩也。亦奚待屑屑於一言一字之間，而後褒貶爲可見哉？故吾堂言春秋猶化工也。化工之生物，未嘗有意使之爲洪，爲織，爲高，爲下也。然因物賦形，而洪者織者，高者下者，莫不自形自色於天地之間焉。然則欲知聖人作春秋之意，當於化工之生物求之。

昔孟子於梁惠王沼一之樂則曰與民偕樂於齊實
王雪宮之樂則曰樂以天下古之君子於人君之樂
必欲其公於民而不欲其私於已也觀唐文宗與柳
公權聯句帝之言固惟知私其樂於已而公權之言
亦不能引之使公於民也東坡譏其失而爲足之可
謂深得孟子之意矣視公權之言其高下廣狹奚翅
天淵哉雖然公權因穆宗論書法則以筆諫文宗嘗
服澣濯之衣群臣皆賀公權獨言人主當進賢退不
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於治道無益郭收獻
二女於帝得領郊寧公權反覆諷諫帝卒其女於
敗其忠益多類此則公權亦一代之賢臣也子恐觀
者以一言蓋一人故併述之

讀西漢書

班氏著西漢書凡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
行地理溝洫藝文莫不有志一代之制度可以一覽
而悉矣獨於兵無志而於刑志附焉蓋混兵刑而爲
一也夫兵所以禦侮而刑所以弼教其實非一事也
班氏混而一之此豈至當之論哉制度之備莫過於
周周禮一書所以載周之制度也觀其既設司馬以
掌兵復設司寇以掌刑則兵之與刑不可無別也明

矣嗚呼此漢書所以不及於周禮也歟

項羽圍漢滎陽高帝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得不死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真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鴟鴞之於鳳凰耶奈何高帝既定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以及於信高帝真少恩哉汪氏

宋軒公文集卷十一

贊

范一

著漢書凡漢之臣皆爲之立傳而獨於信缺焉其何以爲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讀歐陽集

歐陽文忠公平日行已立朝光明正大槩可於文章見之不容妄置喙於其間矣然予嘗讀其文而有所感焉公立朝時於王安石呂惠卿皆嘗有所論薦其於安石則稱其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宜置之於臺諫其於惠卿則稱其才識明敏文藝優長好古飭躬爲人端雅宜置之於館閣夷考其行安石學術不純於道絕無所見其設心措事無一

不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則其不得爲君子彰彰明矣惠卿專事脂韋阿附權寵又小人之尤者也及其相繼得政則皆以奸邪誤國視公之所論薦者不啻薰蕕冰炭之不相合予於是見夫小人惑人之深雖光明正大之士有不能免也夫以光明正大如公者尚爲其所惑如此况未能如公者邪嗚呼後世有志於爲國薦賢者可不慎哉

讀東坡集

予讀蘇文忠公之文見其深言申韓楊墨佛老之害信其爲闢異端者也及讀其記四菩薩閣有云浮屠

未軒公文集卷十一

人惟簡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者

用其言思先君之所甚愛軾所不忍捨者莫若唐吳

道子所畫四菩薩故遂以與簡又助錢爲閣以藏之

且畫先君像其上予於是又不能無惑焉世俗信浮

屠誑誘於其親之喪或飯僧供佛或寫經造像或修

建塔廟以資冥福公以是捨於浮屠不幾於世俗之

所惑者耶自邪說橫流壞人心術天下滔滔信奉之

甚者至於傾家破產而後已先儒力與之辯猶莫能

勝譬若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公平生以闢異

端爲志而其所爲乃若此以是而求勝之是猶束縵

灌膏以救火幾何其不至於以身而爲燼也耶然公
之用心必未至如世俗所惑之甚予恐其流弊將必
至此又恐俗儒之惑於異端者以公爲口實故極言
之抑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讀荆公集

宋神宗嘗問王荆公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
事之故公上疏對之其大槩云國家累聖相繼仰畏
天府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所以天下無事過
於百年惟陛下留神則亦天下之福也當時神宗銳
志爲治挈天下付之於公而惟言是聽使公常能以

未軒公文集卷十一

九

六

是數者而輔之則天津之杜鵑未必不與岐山之鳳
凰同爲太平之瑞也奈何入相未幾舉祖宗百年之
法而盡變之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兇邪排
擯忠直躁迫強戾陰賊巧詐甚至謂祖宗不足法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海內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
極矣視向者對神宗之言略無毫髮肖似何言行相
去之遠如此耶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
生文章高一世大抵與其行事心術多不類予姑卽
其尤相背馳者言之以見觀人者不可遽因其言而

信其行也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

伏觀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
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
果死否予嘗考其所謂如心者卽宋叅知政事陳先
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別號如心德祐丙子知興化
軍守將曹澄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乃械送杭
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強人意其在先生被執之時
乎是時宋祚猶未終公特以閩地多陷沒而嘆伏節
死義者之未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決一死以終其
節其志如此則其所以處已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
士之恩者蓋已有定論矣或者因公被繫久而未死
遂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蓋未嘗觀公此書而然耳
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惑豈不可以少
瘳乎予督學至吉公之裔孫裕及繼宗以此卷求予
言識其後予讀諸先輩題識其因公之言而推明公
之心者已無餘蘊獨其所及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
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書新刻資治通鑑綱目後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其述作之體自不同也然善夫

予之作春秋因魯史所載之事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定其是非以垂萬世之鑑戒則其體固史而其道實與易書詩禮樂諸經並行而不悖焉予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修綱目蓋倣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歷代之所紀載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鑑戒者亦何莫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乎讀史而不從事於斯則雖貫穿今古而無或遺則亦不免爲玩物喪志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亦奚補哉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學政因爲學者定讀書之法其於諸史則欲其熟觀綱目以端其本顧書坊刻板歲

未軒公文

卷一

書

二

范

久刊缺而其所附考證者異及雋賢正誤三編俱類刻於各卷之後不便覽觀又元儒廬陵劉友益所著書法一編其有功於朱子大書提要之旨尤多舊未嘗附載于篇仲昭每欲重新繕寫而取上四編之言各附入本條之下刻梓以詔學者第患工費頗多非獨力能辦一日以語同寅婺源汪君從仁君慨然曰是書重刻於世道不爲無補當相成之遂募書人繕寫成帙俾臨川儒士黎喆精加校讎以正訛謬復相與規措其工費方將登梓而君以賀 聖壽入京仲

昭亦以職務行部俱弗獲督其成遂以付南昌滑守

治張同守汝舟俾募工刻焉經始於弘治癸丑之春
至是四閱載而工告畢因識其顛末以見仲昭及汪
君所以重刻是書之意云諸凡有勞於是役者併列
其姓名如左

書陳僉憲直夫所藏羅一峰詞翰卷後

古禮不行於世久矣而喪禮尤甚吾友陳君直夫居
喪謹禮節毫釐不苟而羅君應魁復爲酌其中道俾
於今可行而於古無所戾皆格言也予得而觀之竊
謂直夫克慎其親之終應魁克輔其友之仁於風化
皆有足裨也詞翰云乎哉三復之餘歎衽起敬

書京師諸公送陳直夫再任南臺詩卷後

此予友陳君直夫再任南臺京師諸公贈行詩卷也
直夫抵任甫朞月遂擢江西僉憲卷中有一二名公
贈行詩附焉予觀諸公之詩其所期於直夫者或仕
或止雖若不同而其敬慕直夫之心則一也直夫果
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剛大之氣純正之行廉辨之
操有過人者故聞其風自不能不敬慕之耳是後直
夫蒞江西不二載卽引疾致事而去家居十有七年
朝廷俞大臣之薦特降璽書就其家起之遂復僉憲
闕臺僅餘半載今又將去矣其出處之際儼然不污

庭猶瑤林瓊樹却立於風塵之表可望而不可卽也
世有不知敬慕直夫而反訾議之者亦獨何心哉

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

予友山陰陳君直夫能復其先業於破蕩流竄之餘
又能勸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復血食於丘園
桑梓之間傳所謂善繼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
先生記其祠堂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亶
其然乎東白張先生審其記後謂直夫二兄繼卒主
其祭者次屬直夫直夫以其子繼伯兄律之宗法
決所不可此則非淺字之所能解也蓋直夫立祠

堂時其伯兄尚無恙固嘗主其祭矣嘗主其祭卽宗
子也按予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
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可見
宗子之絕不可不爲之立後以主祭也或謂祠堂由
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爲其兄立後
也予又聞呂汲公有言禮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
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
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此又可見
祠堂雖立於庶子而祭必主於宗子也東白先生以
理學名一時其言必有所據惜予未及請問其詳也

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識予之鄙見如此直夫試以予
言質之倘別有所聞因風幸以告我

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

曩予提督江西學事遍歷屬郡視諸生學業似於大
學中庸或問多未嘗誦習也予恠而問之皆謂書坊
所摹二書無或問久矣因就書肆取而閱之果然是
蓋刻書之家欲省紙劄以規微末之利故耳竊惟子
朱子於此二書既著章句以明其大旨復著或問以
析其精微其開示後學之意至深切矣有志於學者
可偏廢哉用是僭取大學或問逐節刊附章句之下

朱新公

吳卷二

雜著

十四

以便初學誦習其中庸或問原附輯略之後章句序
中已論之詳矣故其間多論辨輯略取舍之意不專
發明章句之旨也予既嘗刻輯略或問全書於江西
提學分司摹以示諸生復詳節論辨輯略之文而取
其與章句相發明者做大學或問之例逐節錄附章
句之下刻之家塾非敢妄意以亂朱子之成書也亦
姑以便初學之誦習云爾若有志於窮理之學則前
所刻全書具在不妨取而熟玩之也板刻既成因識
其始末如此

書往年為陳直夫所作祠堂記跋後

予前爲直夫題祠堂記後所論欲爲伯兄立後之事
蓋心有所疑故直夫質其詳以見教也今年予以
事至三山詢之直夫始知其伯兄卒於其父居蘭府
君之先實未嘗主其祭卽此可以祛予之所疑矣陳
倦飛跋語復引伯邑考武王之事爲證尤明白切當
無復有遺說也事之始末有所未審而遽下筆立論
故其舛繆如此殊爲可笑直夫重出此卷命予易其
說予不欲易之而復識此蓋以告觀者且以自訟云

書新安方氏族譜後

一人之身傳而至於相視若途人者理也亦勢也聖

才輿

朱卷

卷第

十五

并

人有憂焉故命小史奠世系辨昭穆天子則有帝繫
諸侯則有世本以至卿大夫士凡得立宗以綴其族
者亦莫不有譜牒識其所從出條其所由分而孝弟
之風藹如也後世以古爲迂爲政者治吏事而已世
系昭穆旣非世教所重而士大夫之家亦鮮有以是
加諸意者歷世旣遠統緒無所考至於善不慶喪不
弔漠然若秦越相視而古人孝弟之風幾乎息矣古
歛方士衡先生慨念及此於是取其家之譜牒蒐撫
而修之上泝其得姓之源下踰其流派之分榦枝扶
踈綱網聯絡近世士大夫家不多見也觀是譜者寧

不有所感而興其尊祖之念乎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則世系奠昭穆明而孝弟之風將駸駸乎復於古矣然則是譜之作匪特可以示方氏之子孫而於世教亦未必無所助也嗚呼其可尚也夫其可尚也夫

書重刊通鑑前編後

歷代諸史簡帙浩繁學者苦難遍讀至宋司馬溫公乃易紀傳爲編年纂輯資治通鑑一書以便後學然讀者猶或病其太詳也予朱子遂取其書別立義例彙括增損以作綱目於是乎繁簡始適其中矣第溫

未觀公史

雜著

十一

天

公通鑑以尚書春秋在前嫌於僭經既不敢紀唐虞三代之政又不敢接春秋獲麟之後斷自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爲始而朱子綱目亦因之肆由春秋而泝於唐虞其間治化之隆替世道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政事之得失未有會粹而歸于一者學者於此猶不能無遺憾也仁山金先生乃以邵子皇極經世爲據昉自帝堯元載而下接于通鑑凡歷代事蹟散見於經傳子史者悉采擇去取或加論辨粹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其體則略倣溫公通鑑其用意則亦朱子綱目之法也近世名卿有謂春秋綱目之作皆以

傷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也是編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二帝三王之事而書之且以接於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以是而深疑其不可先生前後所自序論之已詳予何足以知之然竊以爲史書之作所以紀政事而昭監戒也自綱目之外求其去取精審論辨明正者無如是編其有益於學者不少又豈特便於觀覽而已哉予督學江右僭爲諸生折衷讀史之法斷以綱目爲主而以是編及我朝所修續編綱目以足其前後歷代事蹟學者從事於此則宇宙間切務吾輩所當知者可以盡得於已推以應天下之事將沛然而不窮矣諸生以艱得是書爲言予因假同寅洪君宣之所得南雍刻本分命列郡翻梓以傳而弁識區區之見云

題陶淵明詩集

陶靖節詩蕭散冲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闢涵泓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題品以爲自漢古詩十九首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竈而煬也或疑靖節累世仕晉留侯三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爲韓報仇靖節則托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

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爲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弑奪閔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氣往往於詩焉發之觀其咏荆軻者可見矣靖節之與留侯迹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遂併述之以祛群惑

題陸宣公奏議

右唐陸宣公奏議一帙六十二篇分爲十五卷宋蘇文忠公爲講官時所嘗校定者也公平生詩賦文詞

未軒公文卷十

雜著

六

別有集行於世而此特其立朝時所上章疏耳予嘗觀其所論議凡君心之未恪政事之未善風俗之未正民隱之未恤人心之未歸天道之未順賞功懲惡之未盡其公治邊馭將之未得其法平生所蘊經國大宜無不悉言之道足以濟時力足以任重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使得賢聖君而輔之以究其所蘊則未必不與伊傅之流相馳騁後先也惜乎仕不遇時使其平生經濟之效竟不白於世可勝嘆哉雖然虛扁不可作而其療病之方則俱存也善醫者按病而施之必將有大獲其效者

庸書卷末以俟

書晦菴朱先生文集後

右晦菴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
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
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
于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刻缺寔多讀者病焉
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
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互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
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
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

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
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
質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
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
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已任久未暇及
壬寅秋謀於先生九世孫都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
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
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
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
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

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倦倦相與圖其未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以告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嘉惠也

書重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後

勝國時平章白雲翁嘗取十八史紀其傳緒歷年斷自帝堯甲辰卽位之歲爲始蓋以邵子皇極經世書爲據也沂帝堯而上以至於伏羲氏則仍舊史著其略以備覽觀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今年春予

未軒公集卷一 雜著

二十一

六

以事至延平獲會沙邑博何君胡宗偶論及諸史浩繁不便於初學誦讀君因出是書見示予函讀終篇蓋非獨紀年而已且併著其制器利物之始禮樂文字之源與夫三統之建五德之王傳位之或禪或繼得國之或順或逆天槩略備蓋取約於博寓繁於簡上下四千餘載皇帝王霸之迹可不俟終日而領其要矣學者熟讀是書然後進而讀金仁山通鑑前編晦菴通鑑綱目又進而縱觀十九史則由簡以入繁守約以該博雖程子復生亦豈得以玩物喪志而譏之哉何君欲侵梓以擬沙之學者求予識之遂書此以復

卷十一終

